

王松亭 译注



...и слушаша. и приидоша емоу и моуше
...и мнѣмъ ѿмѣ. Бѣхъ ѿ ѿ. Сѣхъ ѿ ѿ
...ѿ де. Бѣхъ ѿ ѿ. Цѣмъ ѿмѣмъ магрѣмъ: и
...ѿ стави ки не ки. поѿмъ мѣоу ки стѣво варѣ. и по
...и славоу мѣ. и крѣвѣнѣи. и мѣрѣ. и дѣрѣ
...и ни. и пола ны. и кѣвѣ ро. и вѣтѣи. и
...ѿ лѣвѣ ѿ. и тѣвѣ рѣи. и кѣ соу то мѣо
...зѣа хѣу тѣ ѿ грѣкѣ вѣ мѣ са мѣ емоу. и мѣ
...ѿ вѣтѣ мѣ по нѣ. и мѣтѣ мѣ а мѣ со ѿ и мѣ ко ра вѣ лѣ. и вѣтѣ
...и мѣ ло мѣ и со ра вѣ и. ѿ. прѣ и дѣ ки зѣ рѣо грѣу. и грѣи
...и мѣ со шѣ соу. и грѣа гѣ тѣ во рѣ шѣ. +



ПОВѢСТЬ ВРЕМЯНЫХЪ ЛѢТЪ

古史纪年

(古俄语—汉语对照)

商务印书馆

ПОВѢСТЬ ВРЕМЯНЫХЪ ЛѢТЪ

古史纪年

(古俄语—汉语对照)

王松亭 译注

李锡胤 审校
左少兴



商务印书馆

2010·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汉语年”活动资助
Издани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о в рамках Год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оссии при финансов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прессы и печати КН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史纪年: 古俄语—汉语对照 / 王松亭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 - 7 - 100 - 06527 - 6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俄罗斯—编年史—中世纪—俄、汉 IV. ①K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292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GŪSHĪ JÌNIÁN
古史纪年
(古俄语—汉语对照)
王松亭 译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527 - 6

20 年 月 第 版 开本 × 1/
20 年 月 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目 录

序言一 喜读《古史纪年》	1
序言二 拨火传薪启后来——900年庆话《古史纪年》（古俄 语—汉语对照）	2
序言三 “汉语年”话《古史纪年》	10
译者前言	13
罗斯诸侯世系表	
ПОВ СТЬ ВРЕМЯННЫХЪ Л ТЬ	1
古史纪年（译文）	1
译后记	171

序一 喜读《古史纪年》

王松亭同志在黑龙江大学攻博期间翻译此书。那年（1993）冬天很冷，他硬是“午夜一灯晓窗千字”，我说他有股子悬梁刺股劲儿。次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内部印刷300册，供本校研究生阅读。这次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修订本，广大读者得能共赏宏文，是大好事。

1994年7月12日，我和松亭同志在莫斯科拜访普罗科菲耶夫（Н. И. Прокофьев）教授（顺便说说，他是古俄语权威布斯拉耶夫[Ф. И. Буслаев]院士的孙婿），他得知松亭翻译了《古史纪年》，十分兴奋，滔滔不绝地讲起二战时他在前线利用战斗间隙，于战壕之中为战友们讲述古罗斯勇士的故事，鼓舞士气，被评为优秀宣传员。

松亭同志译稿的内部印刷本，我曾于1994年在莫斯科访问时赠送汉学家宋采夫（В. М. Солнцев）院士和普希金俄语学院莫尔科夫金（В. В. Морковкин）教授，他们都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时间飞逝，松亭同志初译后，我获先读之快，商榷数事。如今耄朽，重读新稿，回忆当年师从苏联专家布托林（Д. И. Буторин）和戈尔什科夫（А. И. Горшков）学古俄语文献，恍如隔世。龚定庵诗：“恍从魏晋纷纭后，为溯黄农浩渺前”。

李锡胤

2010年端阳于黑龙江大学

序二 拨火传薪启后来

——900年庆话《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

一

王松亭博士翻译的俄罗斯最古老的编年史《古史纪年》由享有“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盛誉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它的出版是2010年“俄罗斯汉语年”的盛事之一，也是继2003年该出版社出版的李锡胤教授（下称“李先生”）翻译注释的《伊戈尔出征记》之后，中国学术界、文化教育界和中俄文化交流的一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活动。这将进一步加深、巩固中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中国现代出版”俄国古代史籍：中国—俄国，现代—古代，汉语—俄语，这些崇高而庄严的字眼让人浮想联翩，显示出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密切关系。

《古史纪年》的翻译出版，是一项“拨火传薪启后来”的事业。“拨火传薪启后来”这一诗句出自李先生笔下。1994年李教授应邀出席俄罗斯科学院汉学研讨会。当时他会晤了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宋采夫（Виктор Солнцев）院士，为后者作诗一首相赠：

中俄唇齿互依偎，师尽喜看比象回；
盈室通人论汉学，跻堂远客佩高才。
旁搜远绍光先哲，拨火传薪启后来。
倘许二生伺程雪，狂饮今日替干杯。

（见李锡胤诗存《霜天星影》：莫斯科杂诗[一]）

宋采夫院士十分赞赏王松亭的《古史纪年》（译注本，指1994年黑

龙江大学“内部发行本”）。他认为从古俄语文本（实为后期抄本的铅印本）译成汉语，确非易事，其中包含了王松亭和他的导师李先生花费的很多功夫。如今该译本正式出版，译文质量上乘，更是凝聚了多位译校者的心血。

1997年李先生将《伊戈尔出征记》和《古史纪年》两部“译注本”赠我，使我有机会先睹为快，最早受益。新世纪伊始，我于2003年和2008年前后两次（在李先生举荐之下）受商务印书馆之聘，为两部“译注本”作审校工作。我把这项工作看作自己俄语教学60年（1950—2010年）中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

二

《古史纪年》和《伊戈尔出征记》是基辅罗斯时期两部重要的“扛鼎”之作，堪称古代罗斯文学中的“鸿篇巨制”。前者属于文学题材的“编年史”。而古代罗斯的编年史是一种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体裁，因而也是古代罗斯文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文学性历史文献。

欧洲中世纪被称为“宗教世纪”、“信仰时期”，《古史纪年》这部编年史，同欧洲中世纪许多书面文献一样，受到当时宗教—社会思想的影响，带有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和或轻或重的宗教痕迹。但编年史仍然属于世俗性质的作品。尽管如此，古代罗斯的编年史，也如中世纪欧洲许多国家的“编年史”和“年代记”等史籍一样，出自修道院僧侣之手。例如比较著名的《法兰克人史》就是在中世纪初期由都尔教会主教、史学家格雷戈里（约538—594年）所编纂。古罗斯的这部由修道院汇编的《古史纪年》，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古罗斯人史”或者“早期罗斯史”。

后来，中世纪编年史逐渐由修道院进入王公府邸，编年史家除了修士还有“书吏”（相当于我国古代的“吏官”），但中世纪罗斯的史家“编史”都属于“官修”范围。

每个民族（此前的部落部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特别是进入恩格斯说的“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运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阶段时，都要从世代

“口口相传”的历史转入用“留之久远、传至远方”的书面文字来记载自己的历史，用“历史文献”（即编年史之类）来确立自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历史个体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地位。这是这个民族自我存在意识的表现，是民族意识提高的表现。本族历史的记载，加强并促进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

《古史纪年》一开始就亮明了自己的主旨（有人称其为该书的“全名”、“主题”等）：

“这是对往年历史的记载，它叙述了罗斯族人（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从何而来，谁是基辅的开国大公，以及罗斯国家（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如何建立。”

这几句话可谓开宗明义，言近旨远。“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在古俄语文献中写成“Руская земля”）这个词语就像是一根红线，是贯穿全书的中心词、关键词。在《古史纪年》中，公元9世纪有三个以数字“2”结尾的年份值得注意：852年、862年和882年。例如，在“6360（852）年”项下〔其中852年指从公元元年（耶稣基督诞生年）到这一年过了852年，6360年指从上帝“创世”到这一年过了6360年，而两者相距5508年〕写道：“……拜占庭帝国米哈伊尔皇帝开始执政，此年才有罗斯国（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这个名称……”这是《古史纪年》中第一次写明的年份（依据当时译自希腊语的拜占庭史料），或者说，从852年起开始“逐年记载”有关“史实”。而其前“历史”是“无文字记载”的。因此，对东斯拉夫人来说，852年之后，称为“有历史时期”，852年之前，称为无历史记载的“史前”时期。852年不仅成了年代“分水岭”，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标记”。

但是，《古史纪年》中仍以《圣经》为据，从上帝的“创世”（及之后的“大洪水”、“挪亚方舟”、“人种分布”等）一直讲到“当世”（即史家所处时代）。这是古代史籍中的“神话传说”时期。中世纪欧洲史家在叙事时有一个惯例（即所谓教会惯例）：叙事必从《圣经》开始。《法兰克人史》是这样，《古史纪年》也是这样，但它们都能“略”古而详“今”。

至于862年，因为《古史纪年》上记录了留里克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

古罗斯的第一个王朝（这一年还被称为“立国年”）。1000年后，于1862年，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俄罗斯千年纪念碑”（Памятник тысячелетию России）。而882年是留利克（879年去世）委托亲信族人奥列格“摄政”后带领罗斯北方的东斯拉夫人各部南下，占据南方大邑基辅并定都于此。从此，基辅大公国一直延续到《古史纪年》记述的1117年——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大公在位时代（1113—1125年）。换句话说，“按年”记述的罗斯《古史纪年》（852—1117年）共有265年之久。

三

从《古史纪年》中的文字叙述和其他相关的俄国文史资料可以看到，有关这一史籍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向读者（尤其是向“俄罗斯学家”）提供一些信息，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同时也谈点我们的看法。

（一）关于编者

我国有关俄国古代文化的书籍或俄国文学史中，几乎一直认为《古史纪年》是“12世纪初由基辅山洞修道院僧侣涅斯托尔（Нестор）编成的”。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1994年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米洛夫（Л. В. Милов）主编的《从涅斯托尔到冯维辛》（《От Нестора до Фонвизина》）文集第一篇就是《谁是〈古史纪年〉编著者？》（《Кто был автором〈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文章第一段写的是：“《古史纪年》的编著者问题是最复杂的史料学问题之一，迄今为止还没有满意的解答。在学术界这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二百年之久”（第40页）。有学者提出，是基辅山洞修道院邻近的另一修道院院长西尔韦斯特尔（可能在涅斯托尔编纂的史料基础上）加工续编而成的。19世纪俄国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这个西尔韦斯特尔就是编年史汇集的编者”，“涅斯托尔是最早的基辅的编年史的作者，但这部编年史的真本没有流传下来……”（《俄国史教程》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1-82页）。

《古史纪年》的“1110年”项下最后一段写道：“我乃圣米哈伊尔修道院院长西尔韦斯特尔，于1116年……弗拉基米尔·莫诺玛赫任基辅大公期间写成此书，以期求得上帝赐福……”因此，学术界就采取一种“折中”

办法：1110年以前由涅斯托尔所编而未传留至今者看作《古史纪年》第一版（“первая редакция”），而在此基础上由西尔韦斯特尔加工修正续写（至1117年）的《古史纪年》看作“第二版”（“вторая редакция”）。罗斯各地编纂的编年史（如《拉夫连季编年史抄本》等）均将后者置于卷首，从而《古史纪年》被称为《俄罗斯编年序史》（或《初始编年史》）。

（二）关于史料

《古史纪年》的史料多种多样，克柳切夫斯基认为：“构成最初的编年史汇集的三个主要部分就是：1）1054年前编成并叙述到奥列格统治时期为止的《往年纪事》；2）12世纪初编成，在汇集中置于986—988年项下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传说》；3）叙述11至12世纪（到1110年为止）的事件的《基辅山洞修道院编年史》”（《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79页）。

此外，还有分别置于“912年”、“945年”等项下的法律文书——与拜占庭希腊人签订的和约（含通商贸易条款等）以及莫诺玛赫的《训诫书》（据认为在早先的《基辅编年史》中没有这两件史料）。

最值得一提的还有《古史纪年》的最早编纂者大量引用了9世纪拜占庭史学家乔治·阿马托尔（也译为阿玛尔托拉或阿玛托卢斯）的一本类似“欧洲通史”的《年代纪》（罗斯受洗后最早引入罗斯并译成古俄语，名《Хроника》），特别是在“852年”项之前，引用该《年代纪》达17—18次之多。编年史还大量引用并改编故事、传说等（如“奥莉加替夫复仇记”等）。

《古史纪年》中的重要年份还有986、987、988这三年（与“罗斯受洗”的关系极密切）的记述，特别是其中“哲学家（这里有神学家的意义）的谈话”（“речь философа”）它们不仅篇幅大，而且史料多（既有《圣经》的材料，但有点差异，也有“仿经”的材料，还有口头传说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谈话”颇似简本的“早期基督教史”。

（三）关于编年史家的史识和史德

基辅罗斯立国后，罗斯人一直面临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1054年基督教在组织上（此前已在思想上和教义诠释上）正式分裂为“东方正教”和

“西方天主教”。因此，史家在编史时必然从王族和教会这两个方面来选取材料，亮明观点（即自己的史识）。《古史纪年》的史家之史识实质上就是“成王败寇”的“正统观”和“东正西歪”的“正宗观”（书中把“拉丁人”天主教说成是“вера кривая”）。

1054年雅罗斯拉夫大公临终之际嘱咐儿子们要“尊长爱幼”、相互友爱。有人把这看作是他们的王室“立长（继承）制”的遗训。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从弗拉基米尔一世（从他980年统治全罗斯）起，到弗拉基米尔二世（1125年去世）止，在145年内，当年的“立长制”始终没有真正实行，王公内讧也很少停止过。它与中国封建王朝的世袭制“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不完全相同。即便如此，如我国唐朝李世民称帝前还有“弑兄杀弟”、夺取继承权的“玄武门之变”。

从《古史纪年》多次用到的两个词语“крест честный”（吻十字架对天明誓）和“завещание отцовское”（父辈遗训）来看，这是古罗斯编年史家评判人事的两个标准：明誓不可违，祖训不可逆。在《古史纪年》中，违誓逆训的事例不少。

所谓“史德”，就是史家是否敢于秉笔直书，直言不讳。自古以来，世界各国的史家修史就有直书和曲笔之分。中国汉朝史官司马迁不以汉武帝雄才大略而不书其奸诈：“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郑列传》）；他的《史记》被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均引自王锦贵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北大出版社，第51页）。

《古史纪年》的编年史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样的“史德”：首先是实录。他们不以弗拉基米尔一世“引进基督教”的丰功伟绩而不书其“受洗礼”前“弑兄纳嫂”、“奸淫妇女”等劣行；也不以雅罗斯拉夫大公的文治武功而不记录：“6525（1017）年，雅罗斯拉夫（率部）进基辅，焚毁教堂”等罪恶；此外，编年史家从王室和教会的利益出发，不断地揭露谴责王公中兄弟反目成仇，叔侄之间兵戎相见，危害国家，荼毒生灵等恶行。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史家的“正统观”和“正宗观”，他们又不得不“曲

笔”而“党同伐异”，为尊者讳。

（四）关于“纪年”

通常认为编年史是按年份逐年编写的，所以有时它被称为“按年记录”（“погодная запись”）。在《古史纪年》中，从852年开始“记事”到1117年，历时265年。然而有104年（近2/5的年份）是“有年无记”。有时把某年发生的事挪到其他年份，即“合年”记事，或“移年”记事。这往往造成史实杂乱，语焉不详。例如“898年”项下记录着863年发生的事，即拜占庭传教士基里尔兄弟应邀到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同时创建了一种斯拉夫字母并用这种新创字母文字翻译了《使徒行传》、《诗篇》等《圣经》书籍。基里尔本人于869年去世。因此一些读史书的学人对这种“年份”与“史实”不符的情形甚感困惑，连呼“неясно”（莫名其妙！）。

关于《古史纪年》的语言

《古史纪年》这部古罗斯书面文献，在材料、内容、语言、文体诸多方面，可谓丰富多彩，在古罗斯的文献中，首屈一指。由于其材料来源不同——如取自东斯拉夫流行的民间传说故事，来自像《哲学家的谈话》之类的宗教一教会著述言论，等等，结果它们使用来记事的语言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词汇用语上）。

我们看到，一些非基督教一教会性质的“记事”（如：多神教时期古罗斯的民间故事传说，再如莫诺马赫的《训诫书》等）是用以东斯拉夫全民语为基础的古罗斯书面语言写成，而含宗教一教会内容的材料，多数是用罗斯化的古斯拉夫语，即教会斯拉夫语写成（或译成）。当然，各类材料的语言词汇是相互渗透，交互为用的。

四

《古史纪年》是全部东斯拉夫人（及后来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极珍贵的历史文献，人们誉其为“档案室”（архив），因为它保存着许多已遗失的文献史料的信息和遗迹。由于它材料的丰富多样还被誉为古罗斯社会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给后世的文学史家、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民俗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以及语言文字学家等提供了宝贵的

史料。

俄罗斯人热爱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历史；俄罗斯学者把《古史纪年》赞誉为“有许许多多单个画面的大型壁画”（利哈乔夫院士语），“我国历史的一面镜子”等。把“史书”比作“镜子”（зеркало），正是我国的“以史为鉴”（“鉴”——古时之“镜”）的俄式说法。众多的俄罗斯人文社科学者，长时期以来致力于研究探索本族（包括斯拉夫人种集团）的历史、历史“真实”和各种史籍，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古史纪年》的翻译出版，必将推动我国俄罗斯学界在学术研究上的进一步开展，澄清我国学界中存在的被人为弄乱了的一些“是非问题”和“违反史实”的问题，有助于我国学者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

《古史纪年》从在古罗斯的基辅初版汇编成的1110年，到它在现代中国北京正式翻译出版的今年——2010年，经过了整整900年。它也许是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有“900岁高龄”的俄罗斯古籍。

900年庆，可喜可贺！

左少兴

2010年夏于北京大学

序三 “汉语年”话《古史纪年》

王松亭教授所翻译的古俄语文献《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我国俄语学研究园地绽放出的又一朵绚丽鲜花，更是改革开放政策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结出的另一个喜人成果，可庆可贺。

《古史纪年》的原作是一部古俄语文学名著，又是一部编年体的纪实性史书。全书涵盖9~11世纪古俄罗斯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宗教、地理以及风土民俗、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方面，内容博大，记述翔实，堪称有关古俄罗斯国情的一部历史小百科。该书在俄罗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其中许多历史纪实和传说故事更是美轮美奂，脍炙人口，因而被俄罗斯人民视为自己的传世瑰宝，引以为自豪。毫无疑问，这一古典名著的汉译出版对我们探讨俄罗斯国情和研究俄语的历史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

《古史纪年》从古俄语文献译成汉语，难度是很大的，但整个译文准确流畅，传神达意，遣词造句细腻隽永，韵味盎然，是一部难得的好译作，因而该书作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项目出版，自然受到国内外有关学界的格外重视与欢迎。1994年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宋采夫（В.Н.Солнцев）院士看到松亭同志的译本后，曾连声赞誉，说这是对中俄文化交流的有益贡献。

《古史纪年》按历史顺序逐年记述了古俄罗斯9—11世纪曾经发生过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内容翔实而生动，是研究俄语史和俄罗斯国情的重要材料和依据之一。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该书所记述的史料始于公元852年，终于1117年，历史跨度长达二百余载。众所周知，这一历史阶段是古俄罗斯（东部斯拉夫）人建立基辅大公国到封建割据的时期，《古史纪年》生动地重现了留利克王朝由统一兴盛到群雄争斗，内讧迭起，战乱不止，最

后导致国道中衰、外族入侵的整个历史画面。抚今追昔，令人心潮涌动，感慨万千——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和则兴邦，乱必败国”，以史为鉴，发人深省。其次，从内容和编排上看，该书更具有自己的特色，与其他编年史手抄本相比，是最为完整的一部，称得上是一种“善本”。如945年的记载，在一般手抄本中只有“希腊皇帝罗曼接见俄罗斯使臣，双方谈话内容记录在案”的简单字样，而无具体内容，但在这一“善本”中则作了增补，加添了会谈纪要和订立俄希和平条约的全部内容，至详尽；又如莫诺玛赫《训诫书》（*Поучение Владимира Мономаха*）原是该大公以家长身份，用切身经历写来教育自己儿孙应该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勤政爱民的一篇“家训”，其内容生动，情节感人，使人常读不厌。该文散见于某些版本的古俄语文学选读中，但《古史纪年》则根据《拉夫连季编年史手抄本》（*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ий список летописи*）的原著附录于1096年的条例之中，既是单列，又与同年代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融成一体，使人能多层次多角度、更深入地了解该“家训”创作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最后，从语言的角度看，这一历史阶段正是俄语经历巨大变革的时期，语言的各种旧质逐渐消亡，新质不断产生，形式体系新旧交替互为明显并留下了深刻的记印，将《古史纪年》的译本与原文对照研读，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活的”语言材料。现代俄语中许多特殊语言现象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历史印迹，得到科学的阐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渐发展，如果一不顾它自身业已消亡的形式，二不顾亲属语言中活的和死的语言，那么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316页）。因此，不论是从历史、资料、语言，还是从国情等方面看，《古史纪年》一书对俄语专业学生和俄语工作者来说，都是十分有益的，是案头必备的参考。

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一贯主张应该仔细研究，认为拒绝研究和排斥一切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不正确的。当然，这种研究必须秉持科学的态度，采用正确的方法，才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东西，获取宝贵的借鉴和教益。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或现象总是一体两面的，这

里的“两面”指的就是“现状”和“历史”，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此，语言研究中只有把共时描写与历时分析有机地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即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辅以必要的历时分析，又在历时分析的帮助下进一步扩大共时描写的广度和深度，这样，研究工作才能达到更科学更完善的境地，而且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可见，俄语研究中对其历史作某些必要的探讨，“并不是厚古薄今，而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古为今用。

中俄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去年在我国举办了“俄语年”，今年又在俄罗斯举办“汉语年”，这些双边活动受到两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并大大地加深了两国人民久已存在的友好情谊。此刻，王松亭教授《古史纪年》汉译本的面世，可说是正逢其时，它为今年的“汉语年”活动增添了光彩，并为之献上了一份珍贵的贺礼。衷心祝愿中俄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之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万古长青。

杨隽

2010年于武汉

译者前言

《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亦译为《往年纪事》）是俄罗斯古代编年史中最为完备、最有影响的一部编年史著作。本书上溯至斯拉夫人起源和分布，下迄公元1110年（教历6618年）。着重叙述留利克（*Рюрик*）称王（862年）和奥列格（*Олег*）建国（882年）以后的古罗斯历史，并将古罗斯历史同世界史及斯拉夫民族史联系起来。作者针对当时封建割据的历史背景，谴责分裂、内讧、战乱和相互残杀，强调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

从内容上看，本书收入了大量历史、地理、国际关系、语言、文字、宗教和艺术等方面的资料，是反映9—11世纪基辅罗斯社会生活的完整著作，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现存的大多数俄罗斯编年史的基础。本书文字简洁而生动，可称为当时罗斯文献的瑰宝。可以说，《古史纪年》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古代罗斯文学杰作。

关于成书过程：

1113年左右，基辅洞穴修道院修士涅斯托尔（*Нестор*）依据多种“材料”，在前人的基础上编撰此书，后得以广为流传。1116年，圣米哈尔修道院院长西尔韦斯特尔（*Сильвестр*）受当时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大公之命，续编《古史纪年》，使其内容更加充实。此书最早和最重要的抄本是《拉夫连季编年史》（*Лаврентье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伊巴吉夫编年史》（*Ипатье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和《拉吉维勒编年史》（*Радзивило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本书译自苏联科学院1950年版。原文系利哈乔夫（*Д. С. Лихачев*）院士根据《拉夫连季编年史》1377年的羊皮抄本整理后刊行，内容始于852年，